

「沮喪、灰、累」等等形容詞，每天都在纏繞著香港人的生命和生活。當然，人一生總會遇到合適這些形容詞的時候；有些人常常遇到，有些人偶然一下。坊間及基督教內甚多有相關的教導：如何面對沮喪、如何處理情緒等等。我不是專家，未能教導大家如何處理這方面的問題；不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宣教事奉有些時候也可以很令人沮喪低落的。

回想六年多前進入工場，新人入職，帶著異象使命，意氣風發。當時服事三間大學內的中國人教會，其中一間基督教全州大學，因與內地城市的教會有合作及宣傳：說能好好培育年青人信仰生活，更能訓練他們委身教會服事。令內地基督徒父母趨之若鶩，以致每年都吸引大批信二代越洋就讀；所以大學裡的中國人教會聚會人數，每週都有一百人左右。當時我的服事頗忙碌，每週至少有三個晚上與他們查經及培訓、週六團契、主日講道，雖忙但甚喜樂。

大學亦對我甚為器重。我們夫婦剛到埗，學校便為我們舉辦歡迎崇拜，多個大學教授及學校主席都參加。他們甚至製作一幅大橫匾，寫上「歡迎梁牧師宣教士來本校事奉」等字句，好不熱鬧。不久後，學校主席大擺筵席，招呼眾多部門教授同工與我一起晚宴。按一位牧師朋友所說，經這頓飯後，我便是學校的「自己人」，在校內身份地位便不一樣。沒想到來韓宣教，會得到超高級的對待，讓我感覺未來可以為神的國度大展拳腳一番。

然而，從天堂到地獄，只是一線之隔。大半年後，我收到大學通知，學校不再與我合作了，我要退出這個大禾場，不能跟他們的學生接觸。事緣當時有大批留學生「逃亡」(轉校)至另一間公立大學，因我也在那間大學負責留學生事工，全州大學主席認為此次學生轉校

是由我策動的，目的是「搶羊」。當時我真的啞口無言，欲與主席對話解釋；卻被拒於門外，百辭莫辯。經與學生了解，明白這次大逃亡，主因由於全州大學在沒有任何預告下，將學費加倍，引致學生不滿，萌生轉校念頭；加上那公立大學學費相對低廉很多，而且名氣更響。這樣，那有學生不轉校之理？然而學校行政之錯失，我卻成為代罪羔羊，被學校「開刀」，背負莫須有罪名！用完即棄，此氣如何能消？

收到通知後，心情彷彿如過山車般，由高點直插到低位。由不明白不相信，到無奈喪志；轉化為憤怒難過，再變為失望放棄。曾經數月輾轉難眠，每當想到屈辱之痛便氣上心頭，甚至求上主在大學主席身上行打雷之禮，叫他承受惡報；然後又自憐自責，淚流滿面。帶著熱誠異象去宣教，換回來的是一敗塗地；相比其他宣教士的成功，自己一無是處，情何以堪？

或許上主對我的愛仍不離不棄，直到一天，突然心中一動（或可稱為聖靈感動），主讓我看見一幕幕景象：主耶穌生前最後一週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；群眾夾道歡近，高呼「和撒那！和撒那！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！」不過，幾天後，同一班群眾卻高呼：「釘祂十字架！釘祂十字架！」。天堂及地獄，只差一線；英雄式的接待，最後變成狗熊式的對待！原來，主耶穌已比我先一步遭受同等、甚至更慘情的對待。當我以為全世界都辜負我、沒人明白我的時候，主耶穌是唯一完全明白我的，因祂也曾受到類似的傷害，只是祂沒有犯罪，也沒有自憐。祂默默地承受身邊人對祂的誤會、對祂的羞辱、對祂的傷害。當我的世界變成黑暗，卻沒有絕對的黑暗，因主耶穌是惟一的光明。祂照亮我自憐的內心，讓我看見在祂裡面仍有愛與盼望。

從此，我的思想被逆轉過來。以往對大學主席的不滿與咒詛，轉化為對他的憐憫與同情。其實主席同樣是可憐人，他要承受大學失去

學生的壓力，大學無論財政與名聲都大受影響。聖靈感動我為他禱告，希望他能跟我一樣，在主裡得到真正的愛與平安。我也能放手不再執著成與敗，只仰望那牽我手走人生路的那位主。祂最清楚我的需要，祂自有安排。

每當事奉或人生裡有不如意事情時，我學習回到主耶穌的人生裡，思想祂為世人承受了哪些相似的痛苦與患難，以致我能更貼近祂的心，學習以祂的角度及態度回應處境。最重要的，是主明白、主知道、主有恩典；因為我所經歷的，祂早已經歷過。